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簒立踰年奔不書爵者以未與諸侯會不得為君也凡奔皆繫之國展輿出奔稱國例也程子胡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無此義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楚麇實弑而以卒書者以疾卒赴也胡氏謂聖人削

隱諱矣不執之徒得毋效尤曰有能合諸侯威中國者雖弑逆大惡聖人且為曲庇不幾勸惡而崇暴乎夫以楚圍弑簒諸侯不能討之從之為會此諸侯之羞書之正足以為天下後世戒而反削去其實故為隱諱使得與無過之人等於善無所勸於惡葢無忌何振乎中國之衰微何遏乎人欲之横流何貴乎微顯之察何取乎輕重之權此由不審乎春秋從赴不從聞之書法而意為之解故事同而論異也於楚麇

之不書弑謂圍大合諸侯而莫之違於鄭僖齊悼之不書弑謂不忍以民加君于晉厲公之書國弑而不書弑君之賊謂學者深求其旨可以知聖人誅亂討賊之大要同一書法而蒼黄異論使聖人秩然昭示後人之意變而爲浩乎茫無畔岸之詞學者將何所依歸而取則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来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公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来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蔡陳許徐頓胡沈七國皆舊服于楚鄭滕小邾宋四國咸畏楚之威從宋之盟非得已也淮夷之從亦畏威而至胡氏謂楚虔弒君而立諸侯不以為討而又推為盟主故不殊淮夷以貶在會之諸侯夫

淮夷之從楚猶吳之從晉戚之會不殊吳人不以諸侯為貶何獨於申之會不殊淮夷謂貶諸侯乎蓋諸侯之從會畏滅亡耳非定虔位也不從會則有滅亡之患從會則遂以為貶為小國者進退皆罪不亦難乎且楚固夷也不因淮夷會而始夷之有淮夷不為楚辱無淮夷不為楚榮淮夷之至亦偶然耳設此會也淮夷不至其又將作何書法以貶諸侯耶抑并赦楚虔而不罪耶愚謂虔之惡在於弒逆若合諸侯以

圖霸亦未見為非會而能終以禮其業固不可泯如
濟以汰乃自速其斃於弒逆之罪總無增損今謂聖
人畧其篡弒以扶中國罪其為會以貶諸侯是舍肩
背而病一指矣豈垂訓天下後世之法乎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九月取鄫

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来明鄫已為莒滅而邑之也若鄫立莒公子為後特滅其祀耳其國猶存何用莒撫其来也亦何得為叛公羊謂滅之言取之為内大惡諱後人從而和之由弗考左傳故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四分公室而

貢於公作之已變乎古舍之更去乎古公穀謂復古

非也果復古夫子何曰禄之去公室五世耶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来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此秦景公也不書名公羊謂秦者夷也匿嫡之名非也諸侯不同盟卒不赴以名秦處乎僻而未諳於禮故卒而或以名赴或不以名赴如康共二公不同盟赴以名過也桓景哀惠四公不同盟不赴以名正也

何謂夷而匿嫡之名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伐北燕為納簡公也以受賂而退故書伐不書納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齊平者魯與之平也左傳曰齊求之也蓋自叔孫豹救晉以來齊魯交相侵伐雖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一通嗣君之聘而魯不報聘既又納叛臣慶封致齊來讓是魯與齊不睦久矣今齊與晉結婚因欲修好於晉之與國魯為晉所親故求與魯平非燕與齊平也由内及外故不稱國若燕與齊平安有不稱燕乎謂承去年之伐燕無是體也且齊方伐燕何反求平

於燕燕又何再行成而歸燕姬及賂乎蓋左傳云齊求之也為魯暨齊平言也其癸巳以下為齊伐燕之事因傳文相連杜註誤以為燕與齊平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因魯與齊平故叔孫如齊涖盟以結好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如楚雖久反而告廟則一或謂喜之或謂危之均非書法所在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襄公卒告喪請命王追命之而俱不及謚經書葬襄公不曰襄侯明諸侯無請謚之文而葬皆稱公禮也咲助以葬蔡桓侯謂蔡季告王請謚此因一字之訛

而撰爲無稽之詞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陳侯之母弟凡母弟稱弟招殺世子其惡自見穀梁謂盡其親所以惡招也以諸侯之尊兄弟不得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如是則諸侯之母弟必惡而後稱弟若魯叔肸鄭語衛鱄陳黄以何惡而稱弟耶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恚而自殺非弑也故書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故殺行人為非義非謂行人皆無罪也陳招殺世子而立勝致哀公不得其死固應與弑逆同罪而徵師甘為之使且告有立君明與招同惡者安得無罪故不曰楚人殺陳行人干徵師而曰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明有罪故書執書殺

左傳曰罪不在行人於凡使命則然未可為黨惡者例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於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人以殺言衆擅殺之不得云國討也凡殺大夫俱不去其官茅堂胡氏謂過不與殺世子而寛之非也

大雩

陳巳滅亡孰葬哀公楚葬之也楚曷為葬哀公慼衰克之義而葬之也陳國滅無赴魯不會葬可知所以書者由楚人自以為名而告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四國之大夫往會而止書魯者以諸大夫各自見於楚子非旅見也葢楚既滅陳中夏震懼故諸侯之大夫不期而會者四國

許遷于夷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殺蔡侯般何以名胡氏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夫宋襄以會名諸侯而使邾人執鄫子殺而用

諸淫昏之鬼其惡豈在楚虔下名鄶子而殺之與名
蔡侯而殺之同一誘也鄶子無罪而蔡般有大逆之
罪顧宋襄不名而楚虔獨名豈殺般重於殺鄶子乎
蓋虔之名以滅我同姓故也同姓滅必稱滅國之君
之名以告於祖廟史亦因之非夫子惡而名之也雖
蔡之滅在冬而殺即興師圍與滅不再舉故般之殺
稱楚子稱名而蔡之滅稱師不復稱楚子也或問楚
子之殺般合於覇討乎曰非也楚子殺般利滅其國

耳非討有罪也若楚莊之殺夏徵舒入陳而不有斯合於覇討矣然則楚子無貶乎曰楚子之誘殺蔡般興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備書而惡自見何待於貶彼蔡世子般弑其君父非惡極乎春秋亦不過直書其事焉何曾别有貶詞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歸之例故不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来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者成六年所特立之宮故祭亦特祭也不言祭

誘殺戎蠻子與誘殺蔡侯般同一誘殺也而殺蔡般
楚子稱名殺戎蠻子不稱名者豈謂蔡般賢於戎蠻
子哉蓋楚虔之名本以滅我同姓爲告廟而名故史
亦名之不因誘殺名也殺戎蠻子不名非謂蠻子罪
浮于般殺之者可以姑恕而不名也觀宋襄以會召
鄫子殺而用諸淫昏之鬼其惡更甚而春秋不名之
知聖人固無名諸侯以爲貶之事也

夏公至自晉

冬葬許悼公

凡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許悼公之書葬由世子止之進藥以不明乎藥性而冒進以致陷於惡名其實非有心為逆也有心為逆則大惡罪在不赦無心為逆則過惧法所宜矜葬許悼公者原許世子止之罪也蓋許世子之過惧許人亦矜之故咎其藥而罔致其辟聖人因人情而折獄是以録悼公之葬不以許止同於弑逆之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殺縶者齊豹㫖為以盜稱左傳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以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可為事外之論非聖人書法所在也蓋豹等之殺縶本非求名犯上作亂之事

人豈樂有此名哉若竊邑叛君者彼固以爲利而不以爲恥名之亦未足爲戒勸懲之道當不在是愚謂盜者賤而爲亂之稱齊豹旣奪其司寇則非大夫矣非大夫不名以爲亂故目之爲盜與尉止公孫翩等非謂其求名而聖人惜此不義之名不輕與也胡氏謂盜指宗魯則又非矣夫殺縶者齊豹宗魯亦豹所殺豈有舍豹而移罪於魯有如是之顛倒失實乎孔子之不取宗魯以知公孟之不善而不去聞難而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猛非穆后所生其以次立者必穆后娣姪之子故子朝得以藉辭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也然猛匄之母貴而子朝之母賤是以士伯問於介衆而不直子朝耳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頓胡沈小國也而先于蔡陳許者明頓胡沈皆君而
蔡陳許以大夫故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敬王稱天王明當立也當立者不稱立王子朝稱立
不當立也立而出諸尹氏明尹氏之私而非天下之
公其是非順逆聖人固已別之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有鸜鵒来巢

来巢者巢于魯境本魯地所無故以来巢為魯異也公羊謂非中國之禽穀梁謂来者来中國也今按鸜鵒江淮間甚多豈得謂非中國之禽而以来中國為異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先如齊如晉歲首不書公在者以出而歸鄆則猶在竟内故不書今鄆潰而處乾侯羈旅他境故歲首書公在以志存君之義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先會意如而後唁公其急臣而慢君可知躒既黨意如則公自不能入縱公從子家之言而以一乘入魯師度躒與意如必更有以阻之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来奔

左傳謂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公羊謂文無邾婁通濫也通濫之義謂賢者之孫宜有地賢者謂叔術其事既不經而是非亦謬于聖賢據所稱邾婁顏淫九公子于魯宮中因以納賊殺魯君天子誅顏而立叔術是討有罪也天子討之其可得而讐之乎叔術者其親疎不可考要之顏之宗支而為顏臣者術于顏之夫人豈無名分所繫而利其色以圖為妻為殺天子所使殺顏者是讐天子矣非悖逆乎因以妻君之妻

是姦國母及服親矣非亂倫乎後之多分國于妻所
有顏之子而已少取焉亦溺愛艷妻之故惡得為讓
而謂春秋于其數十世之子孫尚賢之而推為世大
夫是悖逆亂倫之是與也豈其然乎穀梁謂不言邾
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所封也其意蓋以濫為
國也濫果為國其君宜世守其社稷即背邾而從魯
亦来為附庸耳安有以國来奔者乎按左氏以邾黑
肱列于三叛人之數明為邾臣而非國君矣文無邾

諸侯供天子之事常也常則不書故前此戍周城郟俱不書城成周書者見王室之衰也王者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請諸侯以城王都其不能有為于四方可知書之蓋傷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管窺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十一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無首月者以内外無君故穀梁謂昭無正終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然昭無正終固不待言定無正始非無始也六月戊辰公即位乃春秋之正

其始也于正月尚未立君安得有即位不因喪在外而不言也執宋仲幾稱人者以諸侯大夫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又不歸于天子故稱人以示貶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喪未至而君先定既殯然後即位故越六日也凡君初即位不書逾年改元即位乃書今定公初即位何以書以昭公薨在去年公立而不改元書即位是曠年無君矣故書日書即位以志有君家氏謂定公篡

君之子受位于賊書即位從桓宣之例非也昭既失國其子自不能有國公子宋爲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實其次當立者子家子曰君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公子宋既爲卿士卜筮所從立焉誰曰不宜當國亂無主之時在公子亦不得高談揖讓置宗社於度外凡屬臣子正宜共戴新君以扶危定傾而謂公非先君所命不得立先君既失國而不得有命魯將遂無君乎謂受之意如不可此非受之于意如也

乃卿大夫之所共謀而立者君必待去意如而後即
位則終無即位之日矣晉欒書中行偃之弒厲公迎
周子不聞以晉悼爲篡而受位于賊寧獨於定公比
諸篡立之桓宣乎此皆刻求於人不達時宜之論非
聖人意也胡氏謂昭公于癸亥喪至定之即位在戊
辰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
不知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羣臣已奉公子宋矣不
於即位日始定君也夫吉凶不同日未聞喪以是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宫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兩觀者雉門外之左右闕也門與觀並災而書及者

嫌於獨災觀也公穀皆謂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以災

自觀始不以微及大若然後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豈

亦作自觀始而不以微及大乎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言公者以盟與會各地非止王官不與盟也按首止
葵丘之盟以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重言諸侯不
因有事閒之與否也馬陵戲亳城北之盟以無事閒
之故不重言諸侯祝柯重丘之盟以有事閒之故重
言諸侯柯陵平丘之盟以王官與盟故不重言諸侯
不專因無事閒之也皐鼬之盟王官不與而地又各
殊若再會然故又稱公及諸侯非重丘之僅異地比
也書法雖不一而義例固井井尋繹經文而自得榖

梁謂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此盟公意也故書及按召陵之役經文明列公會未嘗言後何謂後而再會公志于後會耶公既與會十八國之君大夫復盟何用再求盖及者内及外之詞非汲汲也緣召陵已書會皐鼬之盟不可再言會故稱及豈謂出于公意乎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與楚戰者吳也先書蔡侯者以吳子為蔡侯所以也吳能從中國以伐楚故進而稱子囊瓦貪而致寇故稱人

庚辰吳入郢

復外吳者以班處王宮非道也入而不能有其國故

不言滅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此仲孫何忌也不言何闕文也公羊謂譏二名非也

春秋之書二名多矣即魯之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公

孫嬰齊皆二名未之或譏何獨于何忌譏而改削其
名耶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師救我而公逆會之也不書救者齊已退而晉亦不成其為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得於廟行禘胡氏主蜀人馮山說謂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非也先公者非一公之謂果昭公始得從祀曷不云從祀昭公而曰從祀先公也謂昭公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則季氏必不為公立廟不為公立廟則無主無主而始有主則當云作昭公主無廟而始有廟則當云立昭宮矣今無廟而竟以主祔太廟又不明言昭公而概曰從祀先公之理且傳稱辛卯禘僖公既為昭公從祀于僖何與而又禘焉馮氏所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穀梁曰離會不致以地致危之也按傳例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桓之盟唐文之盟穀定之會夾谷盟黃皆特相會卽穀梁所謂離會也例以地致何危之之有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書來歸者明出於彼志而無勉强之詞也齊以萊人刼公而孔子辟之以兵齊命魯以賦從而孔子責歸汶陽田齊欲野享公而孔子以秕稗君辱棄禮名惡止之齊固心折於聖人而不敢以非禮加魯矣但其歸鄆讙龜陰田謂齊人謝過而歸非也蓋齊景有志於復霸蒲隧鄟陵之盟僅從徐郯莒邾杞小國耳若

魯衛大國固不能致也及衛侯叛晉從齊齊因致禚
媚杏於衛以固結之今歸鄆讙龜陰之田亦所以固
結魯也魯衛從而齊可復霸故不惜土地之割也若
謂虚懷謝過遽徹三邑此非克己復禮之至者未易
能之而况景公知禮之可以為國而自謂不能者而
謂能剖其疆土以為謝過之實乎然歸田實出於齊
志而無所勉强故不曰取及歸而特書曰來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可留或迫於放逐詎肯舍國亡家辰雖公之母弟而身且出奔復何權勢可以廹脅而二子從之恐後歟此知仲佗石彄實辰之同志辰固知其必從故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及者言以我及彼為内外之分内為主外為客叛固以及為主矣葢奔則情非得已出於人之所自欲叛

則非不約而同必有為之首而後有為之從辰為宋公母弟於誼最親固他人欲叛而辰宜誓之絶之勿與通焉者也今辰既與仲佗石彄出又與諸亡人連結入蕭以叛罔顧親親之誼則甘為戎首者實在辰而不在他人矣春秋所以於其出奔稱暨而叛則稱及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范中行氏伐趙鞅鞅不得已而奔晉陽曷為書叛乎葢伐之雖在范中行氏而圍之者晉君之命也君命圍之而鞅敢憑城以拒非叛而何鞅與寅吉射雖罪有輕重而律以叛君之條則固無二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魯之郊以祈穀當于建寅之月養牲必在滌三月卜之當在三月前是以既養牲而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稷牛不吉及吉而又有變則不郊以再養牲復在滌三月必踰郊祀之期故不郊也今已子月而牛死改卜牛而復在滌三月自必踰于寅月之期此不當改卜而改卜禮之所由失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為哀公妾母不稱夫人以子未踰年未加尊於其母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葬敬嬴之不克葬同所謂不克葬者乃就人力

曰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氏也此春秋之書法非以為嫡庶之辨亦不以不成喪為臣子責也

冬城漆

春秋管窺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十二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此改卜牛亦重在滁三月故至於四月而郊也

固不待言而自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父雖有罪子無蔑父之理國夏曼姑為子圍父眞悖倫蔑理之尤者公羊謂國夏為霸討曼姑為受命于

先國夏為子不圉父既知子不可以圉父則國夏之圉戚獨非為子圉父乎豈曼姑有父子而國夏可無父子乎其論俱自窮戚不繫衛者明輒不得有戚穀梁謂子不得有父亦非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直曰盜殺胡氏謂警有國之君非也盖弑逆大惡君之
謀國即有不善臣豈得而弑之縱賊以警君春秋固
無是理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稱國以殺討有罪之正詞也春秋凡殺大夫皆稱大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師伐鮮虞

不以陽生君荼也與公羊皆謂陽生正荼不正程子胡氏遂皆以陽生稱齊謂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不知陽生於羣公子列在五上有子嘉子駒子黔子鉏非陽生爲之長安得爲正其稱齊者非謂其長而宜立也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如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國逆也故書入而繫之以國不謂其宜有國也胡氏又謂陽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則齊小白莒去疾之不稱公子亦皆誅不子乎又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滅而以入告故書入不告滅即不告廟故不以滅同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不書弑者由齊人以卒赴也

夏宋人伐鄭

吳既先晉非無次序而以殊會為文何也春秋之義不以吳楚主夏盟故不曰盟而曰會以盟固當記其實會則以内外殊之可也然盟之先實未有會故晉司馬寅曰請姑視之反曰吳王有墨明前此晉君大夫俱未見吳王也國語載吳王與大夫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則亦未相見之詞未相見而言會與晉趙武楚屈建之會於宋同一書法皆聖人存中國之微義也

盜殺陳夏區夫

書盜而不書名者賤之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不言地為獲麟大其狩也麟為聖王之瑞非聖王出則麟不至今無聖王而麟乃非時以見猶聖人之生不遇時也故夫子覩而感焉以為道雖不用於當時教猶可垂於後世爰取魯史舊文删定考正而志

得失寓褒貶文微而言遠尋義例而會通使天下萬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皆有所矜式所記皆禮樂征伐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故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夫子自謂我聖人也可行天子之事而當代王侯君公咸得以賞罰加之而莫敢予違之謂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亦以是書為明禮之書俱本史臣舊章無干犯僭越之詞知我者比事察例而得其義罪我者妄窺臆斷而失其真蓋知

罪在人不能遍喻豈謂誅賞由我罔知忌諱如世論議云爾乎學者必先明乎聖人作春秋之微旨而後始可與言春秋春秋感時事之變作於獲麟非先作而遇麟以正也有謂西狩獲麟為瑞事聖人記瑞以終篇是謂孔子以麟至為文成之應淺之乎窺聖人矣

春秋管窺卷十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